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二

佚名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崆峒小麥熟且一作吾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一作并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作言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一作宜十年

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此高適從哥舒翰入朝將歸而少陵送之之作也看他開口便先講軍國大計乃心王家臣子之義故一切皆從後夫小麥熟則吐番

無侵寇之志是宜與民休息不當更開邊釁時翰方用兵西陲不勝喪失少陵蓋憂之久矣故於送其書記時賦爲感觸不覺冲口而出然又不敢煩言以瀆且略綴數語冀其虛已以聽故四句即止下即入送高生語解者謂饑鷹二句猶說吐番大謬夫吐番豈饑鷹而亦豈隨人飛者蓋欲言高生之去情非得已故先陡作一譬以喻起高生言高生跨

鞍馬似幽并兒從翰爲書記觸熱向武威者只以欲脫身簿尉與捶楚辭至十年後可以持旌麾而功名遂耳正如饑鷹之未飽肉且側翅隨人飛也饑鷹二句逆提而起便籠下十八句勢如建瓴最是文章妙訣可耍之極下十句則入己與高書記臨別贈言之情以爲一篇之結束眞篇法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遥

少陵近體之妙一首有一首章法十首卽有十首章法如此詩起處從未入園之先說起末後從既出園之後說結此其首末起結夫人而知之者也又十首句句皆是初遊與後重過五首相對句句是重過絕不可移動亦

夫人而知之者也至若於未入園之先說起而能令名園之妙早已杳然縹緲於風塵之外而又親於自己心中眼中體會而出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兼到則莫如此起句十字之妙矣夫路而曰南塘則路之非復尋常谿徑者也橋而曰第五則橋之非復一二可覺者也一南塘也而路之所經至有五橋之夥則南塘之廣濶與其路之迂廻皆可想而知也

遊人至此蓋已不必入園早覺心曠神怡而況其在始得問津者此時見所未見曰不識曰今知其爲欣幸出於望外者意興更何如耶南塘如此此其路如此而以園置其中豈非名園吾嘗謂泰山之高亦不過數千仞而獨能小天下者蓋其址已居羣山之上今泰安州治已在眾山之巔而泰山復從此巍然而起是以彌覺其高故文章家最善是有此托

起一層法如欲知朝廷之尊必先隆其近侍之臣欲明師儒之重必先贊其從遊之盛言驍將之勇者必先誇其部伍言美人之美者必先譽其侍兒此皆托起一層法也夫名園之美莫大於水與樹而他無足取何也蓋水與樹乃天然之妙麗而不可以人力勝水限於地無水之處雖求升斗蹄涔而不可得樹需於時日苟非百年之培養則旦暮間不可

以猝獲是故爲山九仞可以簣土積成峻宇雕牆可以咄嗟立辦至於水與樹則非因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力爲今將軍山林既占南塘之勝其於二者已得其一而又有千霄之野竹夏木之千章則竹樹又復斐亹是名園之所不易得者今已兩擅其長由是踵事增華則詩中所謂風磴雲門疎籬曲舍書屋芸階石林水府次第安排何所不可此名園

二句所謂提綱挈領而得其體要者也言野竹則樹可知下入鄭陪一句何招一句而結語之妙尤當領會今人凡作紀遊詩只解將景物描繪而在己情致反置之不道無論寫來都是呆鈍語即其爲人之品詣志操都無由一見看他起處從自家遊覽說入然後又結到自家所以來遊之故蓋凡有意趣人雖一吟一眺一出一處非苟焉而已若使舉動

無名可居則寧靜處不出馬蹄固不可以輕遙也今日爲幽興則非奔競富貴周旋勢要可知彼何將軍鄭廣文眞乃素心之交但用以適吾幽興而止夫爲幽興而不惜馬蹄之遙則非幽興而馬蹄之惜正多又可知矣看他輕輕逗出平生二字則是天性之倔强與學問之所蓄積俱於此而見夫豈細故耶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淸卑枝低結子接葉暗

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
飯越中行

園之妙既在於水與樹卽不得不重爲寫照
看他第二首便急合寫二者之奇一句是水
二句是樹三四是樹五六是水水得樹而翳
鬱陰森樹得水而空明掩映然後結之曰水
樹之交相得也如此豈獨移我情者沓焉忽
焉已置我於吳越間矣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來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此第三首本是倣遊山林詩忽然別出一奇因池邊曾見絕域異花為雨露所離披即觸著古今來多少懷才抱德之士流落不偶以沒世者不禁為之歎惜因且把山林擱下出力為他寫照一回言此戎王子來於萬里之

外以絶域之花而滋蔓於淸池之上博覽如張騫甄別如炎帝皆未之知而徒然開拆倏爾離披正如才士鍾閒氣而生於千百年間而始一出於億萬人中而或一見乃竟輶軒之採訪不及明廷之選舉無聞自少而壯自壯而老浮沉沒世可勝歎哉吾不知少陵之意將以自愉耶抑以之移贈古今之有才不遇者使之同聲一哭耶此之謂有心人觸處

呈露非如彼胸中無物者之一往茫昧無靈也。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没馬。籐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賖。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此第四首方及山林中幽細之景。蓋頭兩首表明山林大綱。第三首便横出一枝。別作寄托。所謂人忙我閒。至此則不得不歸正傳。夫

竹舍也。籬花也。磯澗也。籐蔓也。皆山林中之所有。然竊來便覺幽蒨怡人。因而承之曰。山林隱居之樂如此。而我於風塵中勞勞不已。其發策揣摩。不過欲工詞賦以圖進取耳。然而無益也。不如賣盡書籍。傍爾東家僦居。不亦可乎。公是時方獻三大禮賦。明年又進封西獄賦。雖得授河西尉而不拜。故有是語。觀此則前首開拆離披之喻。皆自謂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此第五首。乃園中及時行樂之意。剩水殘山。言其境地之錯落幽偏不販腐也。風折雨肥。言其時物之參差變動不呆整也。彈箏換酒。言其樂事之舒徐順適。不拘謹也。於是興移隨意在在皆可怡情。山林之樂。豈彼朝市之

所能幾其萬一者乎。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此第六首。承上章言山林之樂。豈惟境地不同。卽天時人事亦與外間迥異。故時方朱夏。而吹雪吼泉。凛若秋冬。則炎歊易爲清冷矣。野老看客。魚錢不取。則晚近化爲隆古矣。山

林之中。不惟足以怡情。竟至可以悅性。何樂如之。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淸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此第七首。又承上章言。淸冷則可以忘暑矣。淳朴則可以忘機矣。忘暑則煩懣不生。而食涼菜美。忘機則庶物順化。而鶴出精藏。此百

里之內所爲蒼蒼獨擅者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此第八首仍歸到水上則借江湖之水以形容此水而微言以見志若曰我之來長安將以傾暘之性比之葵藿豈肯以江湖寄興哉。然嘗走馬定昆池上過楊柳渚而見青青之

荷葉遂狂疾忽發醉把之下致遺接攡於是江湖之興亦時動於中思與郢客與兒爲伍蓋士君子立身不出則處假使得遂立朝之願則致君澤民不負所學如其不然卽當奉身而退以終老於長林豐草之間安能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與趦趄囁嚅輩糾纏不了耶今日者晚對泰山既非少壯時矣歸休之志豈尙云姑徐徐俟之異日也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此第九首則仍歸到樹上又帶著酬酢主人亦用托起一層法不言將軍之風雅而但云稚子能文則將軍可知矣聽詩即聽稚子之詩也因微風之入而歌聲遙達於耳靜夜之間涼月之白絺衣蘿薜紛紛莫辨如此杳邈

清虛之境豈塵世所能夢見哉。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迴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此第十首則言歸去時事。從未入門起以既出門作結固是十首章法然觀其出門後語。卻句句是回抱園中。流水住。園中之水也。白雲多。園中之雲也。燈前舞。醉後歌。園中之舞

與歌也。夫出門廻首之餘。追憶園中之景事。則恍如夢寐。不可復得。其可笑者。空餘一笑。其可憐者。誰復憐之。浩劫以來。總成陳跡。逝者如斯。誰能逃此機括。勘破圈子。眞是奈何不得。即云好景。不妨再來。然再來者即復千萬過。而於疇昔之可笑可憐者。都自非是。此先生於悟後喫緊爲人語。教他不可當面錯過。至於與朋好風雨來過者。只是無聊之極

思耳非眞爲重過作曹邱生與後五首遙遙伏脉也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卽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淸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讀先生此詩。幾疑其爲好飲者也。然而非先生也。又或謂先生托此而逃焉者。亦非也。蓋

好飲止可加於嵇阮有托而逃焉者第可施之於靖節而先生則以經世之才急用世之志所遭不偶與鄭虔負三絕之望徒就廣文之冷署者畧同故一腔牢落不平之氣聊寄於麴蘖以自遣彼登臺省厭粱肉者既無遠謀跖可爲而不可爲也才名道德之士求升斗而不足孔可爲而不可爲也惟有覩若塵埃高歌痛飲盡吾生前之樂而已何用儒術

爲哉此先生一時醉後之語非其眞也故名之曰醉時歌今夕行亦當如是解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森爽烟緜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回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

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此亦醉中作蓋亦借他人酒杯爲自家悲憤者也首四句敘長史盛筵借狂歡賞三字推開六句將晦日種種繁華盡情鋪張然後發嘆曰此樂不自今日始年年如是人人如是遊而樂樂而醉即或有人知盛衰之理於醉

後樂極而生悲。安有未醉之先。早抱杞人之憂。而先悲不自勝如我今日者乎。夫我之先悲。固自有故。蓋以此樂遊之盛。必朝野清明天下無事。然後得以長享太平之樂。今日之時政若此。絕無繫念之人。而有心者。又使之終老於塵埃之間。與言及此。令人感憤交集。此時尚有何心甘此麴生。不難頃刻愁絕。然而無益也。世固當悲。而此生亦不必輕狗歟

莖白髮，尙欲少留，不若仍然痛飲，以爲解憂之具，雖百罰奚辭耶，然則我之此心，聖朝不知，視爲卑庸之賤士，與蠢然之一物同荷皇慈，於在宥而已，誰爲知我者哉，醉後俯仰無聊，惟有咏歌以見吾志云爾，一篇中潔洞往復深情如許，眞未易尋其起盡也，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

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爲一作匎葉一作匌匎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

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一作向前丞相嗔。

此詩刺天寶諸楊之驕橫。由於上之寵祿過也。乃推原其始。則惟以麗人之故。是麗人二字。乃此一篇之眼目。故即以名篇。夫此麗人之麗。至於動君王之愛。脅聽其干與朝政。瀆亂宮闈而莫之禁。且煽助之。惟恐不及者。法當極力形容。以見其人愈麗。則其禍愈烈。以

垂訓萬世聞者足戒此詩人之旨也。獨是貫
涉椒房。不可以明言。故借長安水邊之麗人。
以發其似。如所謂態濃意遠。肌理細膩。自鬢
唇以至腰身。無處不可盡情描寫。然後輕輕
用就中二字移到號秦身上。避實擊虛。離形
取影法也。觀寫麗人。而以態濃意遠七字冠
於肌體服飾之上。眞將麗人活活繪出。然彼
秦號者。亦不過一麗人耳。使無明皇一番矜

寵則雖紫駝翠釜晶盤素鱗鑾刀紛綸厭飫
未下亦安足道一自賜名大國而黃門飛鞚
御厨送珍然後諸楊之氣燄乃有赫赫然不
可嚮邇者嗟乎簫鼓哀吟猶可言也賓客雜
遝不可言也明皇寵此麗人亦奚料其遂至
於是無如女子小人原無準則茍失控制郎
至放溢迨覲於後來逡廵當軒下馬楊花雪
覆靑鳥銜巾其隱蔽周密狡慧傳情中冓之

言乃不可道，彼方廉恥盡捐，倫常澌滅，尚有何君國之念，在其意中哉，以此人而位之丞相，特大書以彰其過，釀爲禍蠱，宗社幾墟，可無慟歟，此篇當與兵車參看，讀兵車行，而見暴君之不恤民命，其流離之苦如彼，讀麗人行而見荒主之不戢嬪御，其驕盈之失若此，上慢下暴，恩義睽絕，豈復有君國子民之道，至於作麗人行，而使麗人之妖厲，曲曲寫出，

作兵車行而使兵車之冤苦歷歷如畫此其
筆有爐錘功參造化固又非少陵莫辦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
吾廬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眞
作野人居
此五首句句是重過從未至時說起至將去
時止不必復贅獨是若大一座山林只輕輕

用東橋竹三字薇之可見何園之妙只在水與樹而不言水但言橋不言樹但言竹此亦托起一層法句便新意便奥於是忽欲重過遂問訊於將軍而得報因之倒衣命駕高枕不異吾廬以見前番是招此番是報前番馬跡未惜尙待商量此番倒衣命駕何等直捷蓋他人便作重過只辦描寫景物而此則從情致中寫出是爲不同耳然猶未之奇也奇

則奇在高枕之下忽接花妥溪喧二句蓋在庸筆必寫眼前恬適之景一聯以映帶高枕之安而此則偏寫一片殺機慄慄可危可懼者以常人之情只解自了苟得一身恬適便滿目中皆是娛樂那管他世上尚有無窮悲苦而重過人雖於山林隱逸之中有無限悲天憫人之意刻刻繫念不釋於懷故當高枕之時尚自默默慼觸若曰此一山林耳而水

流花開之中。卽不免鷙捎獺趁之苦。何況大地一個熱鐵丸子。其間强弱大小。互相賊害。用世人旣不能普作津梁。遯世人亦徒深軫念。眞是無可奈何。付之浩然永嘆而已。於此見少陵直是稷契伊呂一流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處處恫瘝在身。非特一詩人云爾也。然慈悲與自在。兩不相妨。外而觀物。方恍於中。內而自觀。不失爲我。此將軍休沐之地。不

妨暫作吾廬而不異爲野人之居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淸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

此第二首。直敘重過之事。如樽之仍在。榻之未移。此無情之物之於我若爲有情也。犬之迎客。鴉之護巢。此有情之物之於我益爲依戀也。蓋萬物隨化。與靜者之心。上下同流。其

妙如此。此向來之幽興。已盡極於山林之中。而此之重過。又求其極於山林之外。於是步東籬之下。而悠然遠望。翠微之寺。皇子之陂。雲薄天清。歷歷在目。其樂又何如也。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此第三首。又敘重過之時。言去夏留宿於此。

曾幾何而今日。重過平臺啜茗又已春風落日時矣。惟此春日。坐此平臺之上。與臺畔新綠之桐葉。其高正等。於是凭此石欄。點筆以題詩於新桐之葉。此亦天然之妙境。未經恆見者也。而一時忘機之物。如翡翠蜻蜓。咸來湊拍。或鳴衣桁。或立釣絲。夫衣桁釣絲。豈蟲鳥鳴立之地。亦猶石欄桐葉。非題詩之具。而人之幽興若此。物類亦相感而應之。豈偶然

云爾哉至幽興既熟來往亦遂無期忘機之妙固如此也

頗怪朝參懶因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此第四首專美將軍言將軍之處此山林始以爲特偶然耳豈知自去夏以及於今留連而不去豈朝參之嬾耶亦野趣長耳野趣既

長則朝參自嬾而一切金甲沈槍皆置之閒散之地矣夫耽野趣則蒲柳不惜親移嬾朝參則稻粱幾於不足是則將軍之意勳名既淡富貴無關豈叔季以下人哉直與北窗高臥者同嘯傲於羲皇之上耳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此第五首自敘其眷戀之意欣羨之懷而終嘆其所求之難遂也言到此雖可常住相留雖可判年然而終非我有徒蹉跎歲月而買山無由亦惟茫然悵望而已夫少陵志在用世非山林隱逸之流然當嫉賢害能之朝微祿不霑則亦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而已吁可嘆也

秋雨嘆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一嘆非嘆秋雨也乃藉秋雨以發嘆耳時方天寶十三載楊國忠用事明皇宴處深宮不親政事百度廢弛羣小橫行無忌無復天道正如秋雨瀰漫水潦泛漲一片陰霾白

日不見故借以爲喻其曰雨中百草皆爛死者正以喻朝廷之紀綱廢壞而人民荼毒也階下決明顏色鮮者正以喻小人之得志而逞其光燄也藷葉滿枝翠羽蓋者喻其親戚滿朝冠蓋相望也開花無數黃金錢者喻其招權納賄充囊滿篋也托喻親切若此然後從而諷之曰汝雖得志亦不過蜉蝣旦夕耳國維既破勢不久支涼風所至吹汝甚急汝

亦在岌岌不保之中。載胥及溺。及汝偕亡耳。汝於後時能獨立乎。此吾之所以爲汝臨風三嗅馨香而泣也。謂堂上書生。空抱白頭之憂。而作此拂時之迂論可乎。此詩設不作如是解。則一決明耳。少陵何必爲之三致意焉。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淸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

論兩相值

此第二首言一小人作慝於上眾小人阿附於下以是朝廷之綱紀無聞而奸邪之播弄反成風俗正如淫雨之時其風不辨東西南北而曰闔風謂四方闔闢之風也其雨不定朝夕長短而曰伏雨謂更番迭起之雨也四海八荒同此一雲不能出其畛域也於是來往於其中者不分順逆何知馬牛不分清濁

何云涇渭以是嘉穀做壞淳樸之農夫田婦束手待斃而枉道求合者但求相許寧論貴賤之不相値哉此亦當作愉言乃有意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鏁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汚后土何時乾

此第三首自言當此長安一片同雲紛紛不

辦田父旣無消息斗米直換衾裯我一杜陵布衣耳處於其間誰復與之比數哉惟有反鏁衡門守環堵而已此老人之見自守其拙聊以遠害故不出此蓬蒿耳若彼稚子則方且乘機鬬捷奔走於闌風伏雨之中豈有憂懼哉不知其禍將及己颼颼者催寒甚迫正冥鴻高蹈之時無如翅濕難飛求去不得無憂之稚子固不能免即不出之老夫亦及於

難是君子小人同歸於一爐此誠天地之厄數莫可如何計惟有皎日一出離照當空則百度維新妖氛屏絕大塊復歸於整潔奈何天不悔禍三秋以來白日未嘗一見則此泥汙之象何時已哉亦如明皇委靡不振則朝廷清明之氣終無由見此杜陵布衣之所以長嘆而不置者也此三詩藉秋雨以形容時事曲盡其態誠老成憂國之盛心不逾年而

了角女子之亂作矣孰謂少陵非前知之哲耶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凡天下之至奇者未有不險者也惟奇故險惟險始奇是以遊山者必崎嶇逼仄極登陟

之難有傾跌之患然後其奇始出臨水者必浩茫溟涬空涯涘之目有蕩覆之虞然後其遊始暢此篇開口言奇而處處帶言其險以見履險而不形其險斯以得探奇之樂然後其文乃得驚心動魄與天下奇險之觀並垂於千古不然卽是一篇平庸文字不能擅場矣且夫遊覽一道亦覘其所領畧苟徒知一面恬適之境則視爲泛常不見爲希有之遇

惟至有識人心胸豁達遇此正面卽知反面當此順境卽知逆境然後知今日之所遇適爲難得苟或不然卽復驚駭震盪之不暇而更有何樂之可言則是知其變態者便是於此常覯中托出奇情爲加一倍快樂也此詩開口言奇而卽云天地黯慘是一險也言琉璃汗漫而卽云鼉作鯨吞是又一險也然則今日之錦帆絲管絕無氛埃適當其會但見

鳧鷺之散空翠之來菱葉荷花賞心樂事眞有若人生之未易數覯者然猶恐人之忽視此渼陂也又儆之曰其深莫測下歸無極水光搖動山寺倒置令人俯憑幽宮不勝駭竦無何而船舷暝戛之際月出藍田其光與前之空翠又復迥別象之以羣龍之吐珠湘妃漢女之歌舞金支翠旗之有無離奇光怪亦已至矣而又結之曰咫尺間其或有雷雨至

乎神靈之意甚不可測是又以險語終之道至於歸哀樂之情於壯老之異是又教人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深旨而與前文奇險之論相發明也吾於此而知少陵之胸中怪奇詭譎瓌麗眞有不可方物者噫異矣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

濛辨漁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巑峠增光
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
輕騑騮吾甘雜鼉黽知歸俗所忌取適事莫並
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
茨迫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是詩古體而句句對屬工巧昌黎諸聯句多
用之渼陂居終南山下西南臺則南山之臺
也面臨陂水而又居高山之陰故六月風日

冷蒹葭離披去水天一色其爲清涼之境可知矣塵腐之懷至此而一新其所以新者由於目擊也應接之紛至此而得其要其所以得其要者由於心領也渺茫之中非有魰人而彷像識之空濛之內或有漁艇而依稀辨之終南之翠色滉瀁於碧波吞吐之中如錯磨然山峯之白閣垂影於清流澄澈之下若顛倒耳此其崷崒自生光輝惜我乘陵但得

俄頃此一聯二句結上起下然後因之發嘆曰如此清景之可樂但得乘陵俄頃者盡勞生於道途而不能置身於物外徒慚嚴鄭空慕張邴亦奚益哉旣爲世之所輕曾寵阻之不若何不知歸取適退隱便靜但求菱芡粗足亦何茅茨之不可永結而彌年徵逐於此哉夫少陵用世婆心在於行義達道非富貴溫飽中人故於不得志時則退休淡泊之念。

處處流露此詩亦其一也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前漢中王瑀 王徵士琅琊王徹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没溷濁時菊碎榛叢

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此詩無寓意只質言其事然簡潔古淡求之漢魏惟靖節能之學者當觀其情致之綿邈描寫之靈秀用筆之駘宕琢句之整潔煉字之工穩如入武夷九曲纖塵不到應接不暇集中如贈衛八處士夏日李公見訪等詩皆可參看細讀因附誌於此

嘆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晩。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兹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此喻良材大器之不得於時。不若曲藝偏長之見用於世也。老杜多有此感。不必定其爲人而發。或自喻也。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一作時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一作灑衣袖。

此先生苦雨中寄岑參之作其旨有二一則爲雨中不得相見極其思念之深一則爲參與先生皆一時之秀而適丁厄運不得見用於時徒爲紛披之籬菊故以之相弔也是詩原有淺深二意篇首則言其淺者而結意始及其深中間則專言霖雨之害而稼穡之不救猶其小焉者是時權奸蔽錮宸聰如雲師之可誅而無由得誅之朝政之闕失如天漏

之當補而無人能補之是以大明之照不綱如日月之遇陰霾而韜晦而一望普天之下四海之內人道屏跡禽獸鴟張君子雖退食自公去就不決强為逶迤而小人則奔趨勢餧困於馳驟利害莫保此則綱維盡絕天地將傾雖南山之崇亦將崩摧而與川浸同其溜決矣此其可憂眞有百倍於稼穡之不救者然則士君子生於斯世如參與甫者雖為

東籬之秀而亦誰適爲容哉參乎參乎爾之性情吾所深悉雖抱孤芳而亦誰爲采擷者耶是寄岑參之深意全在結語透出非徒爲不得一相就而作也

杜詩言志卷之二